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
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六

聖治一

康熙八年己酉六月戊寅

上諭戶部朕纘承
祖宗丕基乂安天下撫育羣生滿漢軍民原無
異視務俾各得其所乃愜朕心比年以來復
將民閒房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衣食
無資深爲可憫嗣後圈占民閒房地永行停

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爾部速
行曉諭示朕嘉惠生民至意至於旗人無地
亦難資生應否以古北口等邊外空地撥給
耕種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確議以聞

康熙九年庚戌十月癸巳

上諭禮部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爲亟而以
教化爲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樸厚刑措不
用比戶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
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

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㡚人心不古嚚凌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善良萑苻之刦掠時聞讐忿之殺傷疊見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

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以上諸條著通行曉諭八旗并直隸各省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

康熙十一年壬子八月癸丑

上諭禮部帝王致治首在維持風化辨别等威崇尚節儉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樸治化休隆近見內外官員軍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無度富者趨尚華麗貧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之爲非盜竊詐僞由此而起人心囂凌風俗頹壞其於治化所關非細今應作何分别務行禁止著九卿科道會同嚴加確議定例具奏

十二月戊午

上諭講官等曰漢官中有以言官風聞言事請者朕思忠愛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濟私人主不察必至傾害善良擾亂國政爲害甚鉅又

諭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爲鑒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癸酉

上諭學士熊賜履等曰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吏
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
是分所當爲近見寸長片善便自矜誇是好
名也又

諭曰有治人無治法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
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

癸未

上諭講官等曰從來君臣一心圖治天下不患
不治朕與諸臣何可不交勉之

八月癸亥

上諭講官等曰致治之道不宜太驟但須日積月累久之自有成效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實行不徒空言耳

十月乙巳

上諭講官等曰人主勢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須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錯卽有差錯自能省改若任意而行漫不加謹鮮有不失之縱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嘗一刻敢暇逸也

十二月辛丑

上諭八旗都統副都統六部滿尚書等曰滿洲乃國家根本宜加軫恤近見滿洲貧困迫於逋負者甚多賭博之風禁之不止皆由都統副都統佐領等不加憐憫而訓導之以至於此且滿洲習俗好爲嬉戲凡嫁娶喪祭之儀過於糜費不可枚舉蒙古崇奉喇嘛罄其家貲不知顧惜此皆愚夫偏信禍福之說而不知其終無益也我

太祖
太宗之世亦此滿洲也其時都統副都統佐領
諸臣以今較之相去何如彼時行兵出獵諸
役亦未嘗少於今時然而不爲逋負所迫食
用饒裕者人能節儉故也爾等若能各修厥
職不負委任禁嬉戲無益之事勸善懲惡則
自然感化矣近見爭奪佐領紛紛控告但知
希圖榮貴而不知愛養所屬之道又或含佐
領下另戸家長不令披甲而偏徇私情令奴

僕披甲者甚多宜槩行嚴禁或二三佐領或四五佐領酌量歸併令閒散滿洲披甲則滿洲壯丁各得食糧庶可稍資生理爾等其詳議以聞

康熙十六年丁巳五月癸巳

上諭講官等曰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君子小人勢不竝立孟子所謂一暴十寒於進君子退小人親賢遠佞之道最爲明快人君誠不可不知也

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丙申

上諭廣東巡撫金儁曰廣東地方當用兵之後爾至彼處務加意撫綏保靖嚴疆惠養百姓軍中糧餉固屬急需而民生疾苦尤宜體恤必令兵民相安方為兩全之道至驛遞關係軍機最屬緊要水陸兩路務須安置得宜毋致騷擾驛站貽累地方爾悉心料理以副朕委任之意

九月癸卯

上諭講官等曰朕觀高宗傳說諄諄以納誨輔
德爲言可見自古君臣必一德一心至誠感
孚爲上者實心聽納以收明目達聰之用爲
臣者實心獻替以盡責難陳善之忠然後主
德進於光大化理躋於隆平後世君臣之間
徒尚虛文中鮮實意治不逮古職此故耳
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戊子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曰自古設立臺省原係
朝廷耳目之官上之則匡過陳善下之則激

濁揚清務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稱厥職近見言官徇私好名者不可勝數朕自臨御以來每期言路諸臣化其偏私實陳得失輔登上理頃有以風聞言事請者試約畧論之如今之章奏已見施行者雖不明言爲風聞何嘗不是風聞今若開風聞之條使言事者果能奉公無私知之旣確言之當理卽當敷陳何必名爲風聞方入告也倘生事之小人恃爲可以風聞入告但徇己之好惡必致擅

作威福以行其私彼言之者旣無確見聽之者安能問其是非故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正所以誡言之無據謀之自專也況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導之以理曉之以法待臣下須寛仁有容不因細事而即黜之所以體羣工也用人則隨才器使無求全責備之心蓋以人材有不齊也若關天下之重朋黨徇私之情皆國家可豢可言之大事不但科道而已有志之臣民槩可以言之何在區

匪風聞之言能斂戢奸貪之志氣哉治國家者在有治人不患無治法耳

己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損益期於盡善原無數百年不敝之法果屬不可行者自應參酌時宜歸於可久至於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議論紛紜朝更夕改近閱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爲更張或粗識數字卽爲大言準之事理殊屬茫

昧如徒逞空言無補實用其誰不能且明末
一切事例游移不定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以
致淪亡此皆爾等所親見亦衆所共知今後
凡條奏本章爾大學士等務加詳酌

辛卯

上命吏部侍郎哲爾肯屯泰傳
諭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曰今將科道兩衙門本
章情弊無益國計民生之處一一講晰卿等
必有至公之論但有所見卽直言無隱卽如

科道條陳一事部議准行又有科道官言其不可者倘朝更夕改何以取信於天下如舉才能一事人之材具不一有能理繁者有操守好者有練習事務者自古選賢任能為治之大道與論俸不同其法未嘗不善即
世祖章皇帝時亦曾行之偶有徇私作弊之人將不肖寡廉者薦之因一人而其法遂壞自
朕親政以來如鹽差關差數行更換以後條陳不知又改幾次也又如戶部銷算錢糧一

事因督撫所報不合時價故部議駁回而科道輒有言者以爲督撫地方大臣斷無虛估價值肥己行私凡有銷算皆不應駁查及部議已經准督撫之銷算不行再駁則科道又以督撫冒破錢糧如草豆馬匹等項事事皆有虛冒部中不行詳查槩徇情面由此觀之應駁不應駁何者爲是兩說俱無定論是皆大者餘難悉述由此觀之風聞言事明末之陋習此例一開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挾制罔

上行私顛倒是非誣害良善等弊嗣後如有大姦大貪叅劾得實朕法在必行決不姑貸

十月甲子

上諭浙江巡撫李本晟曰近來兵民多不能調和爾宜盡心料理每見各省督撫料理事務所見止在一省不能通行凡事應悉心區畫從天下大計起見李本晟奏曰目前惟兵餉最急民富則國裕民貧則兵餉無從而辦

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古今不易之理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三月甲寅
上諭講官張玉書等曰人品邪正固在臣下而
鑑別全在人主從來人心多僞最爲難知倘
人主明有未至必不能使其無遁情也
四月庚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因饑民就食者多增設粥
厰恐四方饑民因此而來者愈衆反致流離

道路殊屬可憫作何設法令其各歸原籍不致失所饑民內有疾疫死亡者尤屬可憫交與五城作何給以藥餌醫治拯救向來乞食饑民不許入內城今應否聽其出入至於用兵地方殉難諸臣卹典原該事平酌議今應否即與舉行去歲三冬無雪今春無雨刑獄淹禁人犯恐有冤抑應否即行清理以上數事皆朕意念所及爾等會同各部院詳議具奏此外如有應行應革關切時務者可各抒

所見一并議奏

康熙二十年辛酉三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國家事務關係重大必當敬慎詳審令自京所奏政事三日彙送一次朕恐一時有不及檢爾等其詳閱之學士亦公同理事之官如有意見亦應陳說毋謂大學士等閱畢即緘默不言舊例批紅本發出之事內有不合尚令啓奏今雖已發本章爾等務加公同詳閱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部院衙門大小官員俱分班啓奏甚或一部分作數班朕與爾等皆每日曉起而部院官員分班啓奏殊非上下一體勵精圖治之意嗣後滿漢大小官員除有事故外凡有啓奏事宜俱著一同啓奏都察院衙門及科道官員無逐日啓奏本章著每日黎明齊集午門如滿漢部院官員有怠情規避者即行察參又大小各衙門滿漢官

員雖該衙門無啓奏事宜亦著每日同啓奏官員黎明齊集午門俟啓奏事畢同散有怠惰規避不於黎明齊集者亦著都察院及科道官員察出𠫭奏

七月己酉

上諭吏部圖治首在安民勸善莫先懲惡必咨詢廉訪責有專官而後民隱得以上聞姦頑爲之斂戢近聞直隸各省地方多有紳衿勢要土棍豪强及旗下凶惡人員并莊頭等縱

暴恣行武斷鄉曲有司畏威而不敢問大吏
徇隱而不能糾非特遣大臣巡察難以袪除
積弊直隸爲畿輔重地尤宜首先澄清可遣
大臣一員前往會同該撫巡歷地方有勢要
豪强旗人莊頭大爲民害者廉訪確實惡跡
指名題參重加懲處以警姦徒用安良善副
朕移易風俗愛養民生至意
八月庚子九卿議准土司田舜年請開
礦採銅

上曰開礦採銅恐該管地方官員借此苦累土
司擾害百姓應嚴行禁飭以杜弊端
九月乙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御朝太早各官於三四鼓
趨赴朝會殊爲勞瘁自今以後朕每日御朝
聽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刻爲期啓
奏各官從容入奏九卿詹事科道原係會議
官員仍每日於啓奏時齊集午門如有年力
衰邁及偶患疾病俱向本衙門說明免其入

奏齊集此外各衙門官員及部院司屬官員俱停其每日齊集著各赴本衙門辦事每月常朝仍應照舊行爾等可卽傳諭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邊疆提鎭久據兵權殊非美事兵權久握心意驕縱常來朝見則心知敬畏如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輩亦以不令來朝心生驕妄以致反叛此等事關係甚大況邊陲將士惟知其統轄之主不習國家法度

曩者朕曾降敕於廣西將軍馬承蔭馬承蔭跪受敕旨諸人皆驚曰我將軍亦跪人耶即此觀之兵權不可令久擅也

八月辛亥刑部議奏正藍旗副都統孫塔哈與都統鄂托渾論事爭詈副都統方額偏徇孫塔哈均擬降革有差

上曰凡事必各出所見互相論辨則是非方明情理可得若止爲首之人獨理事務更無他人與之爭辨豈有不致錯悞者乎副都統與

都統乃敵體共理事之官非屬官比也今因
一爭詈之事坐孫塔哈如此重罪自此以後
爲副都統者又誰敢與都統折辨卽如部院
衙門之事止有尚書立議侍郞知其非而緘
默不言可乎孫塔哈八尚可用在軍前頗有
效力之處從寬降三級留任罰俸一年方額
革去所加級留任
　甲寅議政王大臣等議八旗兵丁貧無
妻室者官給資婚娶無房屋田土者令

八旗王以下官員人等以上分撥住房
田土
上曰所議尚未盡善每房四十間撥給一間如在住室墻垣之內恐有未便或別所房屋或空地築室撥給居住庶不涉於强派其皇莊地土未經議及亦非公私一體之誼應令一并丈量若親王以下富戶以上空閒園地房屋情願捐輸入官者著該部奏聞分別議敘
十月癸亥

上諭吏部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務期綱紀整肅吏治澄清庶績咸熙民生樂業以幾郅隆之化部院衙門事務屢加申飭近皆修舉職業勉力清釐惟在外直隸各省督撫衙門積習相沿未盡整飭一切事務不能恪恭勤勵實心辦理督撫爲地方大臣果能潔己率屬中正無私則大法小廉交相儆惕吏治自當振興閭閻克臻康阜且糾劾官員關係激勸必蒞任既久賢否洞知方可據實指參貪劣

知儆向來督撫有入境即行糾參者旣未夙
悉官評止據下屬揭報即行題參則所劾未
盡得實徒爲具文塞責果係眞知灼見自當
不時指參何必拘定遲速又廣西四川地處
邊疆官員赴任每多遲悞懸缺久待料理乏
人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凡裁決政務必求至當故
於部院奏章雖小事亦未嘗不盡心詳酌近

見戶刑二部奏事至爲繁冗是皆錢糧刑名
所關若叢集一時不加詳閱恐有遺悞前此
奏章俱三日一送自今令兩日一送以便從
容詳覽

三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文章貴於簡當可以施諸日
用如章奏之類亦須詳明簡要明朝典故朕
所悉知其奏疏多用排偶蕪詞甚或一二千
言冗長堆積動盈几案人主詎能盡覽勢必

委之中官中官復委於門客此輩何知文義
訛舛必多姦弊叢生事權旁落此皆文字猥
雜以至此也
五月丙子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曰御史衛執蒲奏請御
門聽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爲期其意蓋
欲君臣之間政事餘暇稍得休息也夫致治
之道務在精勤勵始圖終勿宜有閒朕自躬
親庶政宵旰弗遑二十餘年以來凡用人行

政事無鉅細罔不殫心籌畫早夜孜孜有如一日

郊廟禋享必躬執祀事閒有不親詣之時皆非得已至於內殿齋居幾微悉謹左右暬御咸所稔知在朕未明求衣辨色視朝日與大小臣工萃作省成欲使庶績咸熙以幾至治近念爾諸臣奏事勤勞少展御門晷刻俾得從容入奏實非自圖便安邇年海宇敉寧政事漸

簡頃復諭部院事務應歸并者酌量會疏以
奏務期簡要速結自此民生日康刑清政肅
部院章奏不期省而自省矣若必限定三日
五日爲奏事之期非朕始終勵精之意也

九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見部院諸臣每於朕諭令
議奏之事皆首以上諭極是回奏朕命諸臣
會議者但欲事得其理觀衆議相符否耳並
非必以朕言爲是令諸臣遵議也爾等可將

此旨曉諭諸臣嗣後宜各抒所見勿復因循
陋習

十月丁未

上南巡駐蹕沂州先是一應奏章俱三日一送
行在進呈
御覽是日遲久不至
上待至夜分數遣問內閣傳
諭曰奏章關係國政最爲緊要朕於巡幸之次
昕夕披覽未嘗稍有稽留前此齎本官遲滯

業已處分今日何又淹久未至耶毋拘時刻
至即呈進朕將宵興省覽是夜漏下四鼓奏
章始至比呈進
上即起詳覽徹曙
十一月乙丑
上諭講官等曰朕於政事無論大小從未有草
率完結者每在宮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經營
籌畫於胷中簡任督撫之時又必詳加察訪
蓋一方大吏賢能自能表率僚屬今貪墨之

風未必盡除然激勸澄清正欲使之潛移默化也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十八

大淸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七

聖治二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月辛酉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服色久經定例禁止近見習俗奢靡服用僭濫皆由所司各官視爲具文竝未實心稽察以致不遵定例嗣後必切實奉行時加申飭務期返樸還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務實崇尙節儉之意

五月癸未九卿等以僉都御史姚締虞奏請自今凡大朝之期及大雨大雪俱不啓奏其大寒大暑亦宜酌定閒數日一御門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莅祚以來孜孜圖治罔有暇逸惟期裨益國家乂安兆庶用臻上理非不自知勞苦也但念庶務殷繁一日萬幾若從所請未免始勤終怠且恐不及詳察致有疎畧舛錯於政事得失所關匪細自後大朝

之期一切章奏交送內閣遇大雨雪臨時請
旨其祁寒盛暑之時各部院果無應奏事宜
方許暫止啓奏朕始終不欲一念倦怠晏安
自便也
十二月丁亥朔四川提督何傅疏請武
官照文官例離任守制
上諭大學士等曰孝者治天下之本理應丁憂
且武官久任非宜在昔唐朝藩鎮驕蹇跋扈
皆由久典兵權故耳丁憂之例既定自不致

久任矣又

諭曰武臣久握兵權原非良法前令提鎮陛見亦此意耳設要地巖疆當需才之日何妨臨時酌議況丁憂有關孝道何分文武其令畫一定議具奏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五月甲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惟自古帝王撫御羣臣百姓政教修明治化流暢與其繩以刑罰使人怵惕文網苟幸無罪不如感以德意俾民蒸

蒸向善不忍爲非書稱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又稱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唐虞盛時從
欲風動效驗章章如是朕嘗心慕隆古力行
教化冀以感發天良偕之蕩平正直之道而
人情囂僞風俗頹敝明罰敕法國憲不可以
已雖嘗屢行矜恤絕去煩苛終思尚德緩刑
乃爲至治之極軌自康熙元年以來中外臣
民習染澆風爭事詐僞公行賄賂貪冒營求
因緣請託作奸犯科頑鈍者恬弗知恥奸黠

者愍不畏法以致是非乖謬綱紀漸弛朕親
政以後洞悉奸弊加意釐剔振飭憲章務使
違律干紀之衆莫能匿慝法無旁貸人無遁
情庶幾禁遏頑豪杜塞僥倖近見罹於罪網
者漸覺減少但革面未能革心畏罪不如知
恥原夫立法之意本欲使人難犯令因法令
嚴密羣心日夕恐懼不寧輒思苟免苟免之
心切則彌縫之弊深巧僞愈滋亦未可定今
欲崇尚德化務存惇大盪滌邪穢一切令之

自新除前經審擬完結各案及關係宫殿陵寢河道工程侵欺正項錢糧不議外其內外見今發覺一應枉法得贓行賄與受人員仍革職止免擬重辟照例定罪追贓其此等未經發覺者悉與寬免有以諭前事參奏訐告者一槩不准自諭以後中外臣民須洗心易慮省改前非守法奉公敦厲廉恥以副朕使人寡過之至意再有干犯自難曲宥至於旗下閒散官員人等及民閒豪惡黨類竝無職

任乃攬說公事交結衙門妄行訛詐賄囑關
通實繁有徒朕皆稔悉嗣後益當恪遵法紀
勿蹈故轍如怙終不悛發覺之時從重治罪
決不寬貸爾法司即通飭內外大小各衙門
八旗及內府佐領曉諭知悉一體遵行

六月辛巳西安將軍希福等請撤回漢
中駐防兵部議不准
上曰蕩平以來漢中駐防原屬無益朕不忍使
兵民交困其輪班戍守及永遠駐防俱令停

止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丙午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黑龍江官兵口糧關係至重
屢次轉運米石并黑龍江墨爾根地方接續
所種米數宜加察明自盛京等處廣運米石
以爲久遠裨益之計此皆當周詳區畫又發
遣彼處游手無事之人甚多其口糧作何酌
給前至黑龍江一帶乃徑直通衢往來轉輸
斷不至稍有阻滯如蔡毓榮等巨富之人竝

殷實之家槩予口糧殊覺未當彼處漢軍皆著察出披甲當差游手無事之人可分設官莊廣開田畝以爲恒產令戸兵二部賢能司官迅往逐一察明到日確議具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二月癸亥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覽書籍邊外諸處各蒙古等在明代時屢侵邊境卽於伊各蒙古內亦互相戰鬬不得寧謐

太宗文皇帝統馭以來各蒙古皆安靜矣如朕

所見三十年來各蒙古俱獲安生極其恬息彼等歡欣稱道謂從來未聞有如此太平令我諸蒙古安然共享昇平者皆出自聖恩所賜伊桑阿奏曰

皇上視天下百姓盡如赤子故使內外之民各得其所如此

己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曰今歲京畿小民餬口維艱雖數經蠲免錢糧散給賑濟而

雨雪尚未及時朕心未安茲雖值新正令節朕軫念小民生計彌切憂勤爾等亦宜體朕軫恤民生至意共加惕厲時厪乃心今當封印之時愼勿各圖逸樂每日皆齊集午門前以救災恤民之道詳悉計議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蒙古稟性怠惰不能深計生業往歲小旱卽致饑窘朕初意賑贍之食之人所需有限及觀散給米穀之數至多凡人

生業各自勤勉必籌畫終歲之計撙節用度
方可不致窮困若每藉賑贍終於生聚無益
今正當暄和之時遣通曉蒙古事務重臣會
同外藩之諸王貝勒貝子台吉等作何逐家
教諭令其各勤生業旗內貧人作何養贍俾
安樂利凡此數者當令其規畫久遠詳細商
酌著議政王大臣會同確議以聞
十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部院大臣等曰今朕躬已愈但因

聖訓

灼艾未御乾清門耳朕聽政三十年來無日
不見諸大臣共相諮議今處宮中雖日理奏
章未嘗廢事而與諸大臣懸隔思之如有所
失且旗下引見題補諸事恐致壅滯向有大
臣奏事乾清宮之例自明日始仍如常進乾
清宮啓奏

壬戌戶科給事中何金蘭疏言請定御
門之期或三日或五日事應面奏者仍
面奏請

旨至尋常奏章俱交內閣照例送進
上曰朕惟致治務在精勤久道期於無斁朕躬
親庶政早夜孜孜靡敢暇逸冀與大小臣工
共圖熙績據奏用人行政條例具舉尋常奏
章日煩臨御臣誼難安請酌定御門之期等
語朕三十年來每晨聽政面見諸臣諮詢得
失習以爲常今若行更改非勵精求治初終
罔閒之道且與諸臣接見稍疎朕衷亦深眷
念此奏不准行

康熙三十年辛未五月丙午工部等衙門議覆古北口總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帶邊牆傾塌甚多請行修築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蔡元所奏未諳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服則邦

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衆志成城者是也如
古北喜峯口一帶朕皆巡閱槩多損壞今欲
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
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蔡元見未及此
其言甚屬無益諭九卿知之

八月乙未

上巡幸塞外駐蹕烏喇岱

諭扈從諸臣曰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
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

爲堅固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月癸酉兵部議覆兩廣總督石琳等疏稱黎人地方丁田無多不便設立州縣總兵官吳啓爵所奏於黎人地方築建城垣添設官兵之處應無庸議

上曰閱瓊州輿圖周圍皆服內州縣而黎人居中如果此處應取古人何爲將周圍取之而在內彈丸之地反棄而不取乎不入版圖必

有深意創立州縣建築城垣有界百姓部議不准㫐是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五月戊戌工部以天壇一帶挑沙鋪路給過工價繕摺呈覽步軍統領凱音布奏曰新修之路聽人照常行走不久又壞應派綠旗兵看守令往來之人止走兩旁勿行中路

上曰如此禁約殊與朕意不合修葺道路者專以便民也派兵看守不許行走則修之何用

若云禁行中路則看守之人必并禁及兩旁殊於行人不便仍聽人照常行走後若毀壞令步兵稍稍葺治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十二月甲午大學士伊桑阿等奏

聖躬灼艾未愈時際嚴寒乞暫停

乾清門聽政

上曰朕每日聽政從無間斷閒坐深宮反覺懷抱不適爾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體中

亦佳今灼艾視前已愈國政緊要朕仍照常
御門聽理或遇大風甚寒之日自另有旨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閏三月甲午
上駐蹕寧夏紳衿軍民人等奏請
御製聖訓勒之貞珉光垂萬世
御製碑文曰諭寧夏文武官員兵民人等朕體
天育物日以治安爲念雖身在宮庭而心恒
周四海頃因指畫軍務不憚勤勞遠莅寧夏
無非爲盪滌寇氛綏乂生靈計也緣邊千餘

里土壤磽瘠惟寧夏洪流灌輸諸渠環匝巡覽所至甚愜朕懷夫農桑者衣食之本積儲者殷阜之源爾官吏宜董勸父老子弟三時力田以盡地利比屋勤殖以裕蓋藏縱使歲偶不登亦可以無憂匱乏若夫秦風健勇自昔爲然其在朔方尤勝他郡爾等或職居將領或身隸戎行尙各厲精銳以効干城禦侮之用斯國家有厚賴焉至於忠信慈惠服官之良軌孝弟齒讓生人之大經法紀不可不

明禮教不可不肅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
經術勿以習尚氣力而不澤以詩書總期上
率下從庶幾馴臻雅化茲乘輿返蹕距靈朔
雖遠而睠念塞垣如在几席爾等誠能敬體
朕言將吏協恭兵民咸理生聚日益厚風俗
日益淳則疆圉實有攸裨朕心亦用深慰慎
勿視爲具文辜朝廷惓惓牖導之意欽哉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一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初親政時滿洲無有鬬毆

持刀殺人之事以後漸有犯者及今此風日甚可見習俗寖薄必使還淳歸厚斯爲善耳先時滿洲往往輕斃其家人朕乃立爲差等之罰今此風則少息矣

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君臨天下無分內外視同一體夙夜勤勞政事凡有益於民者務求必濟至於絕域荒陬之蒙古等無不撫育使各安其業咸遂其生近者巡幸所經敖漢柰曼

阿祿科爾沁扎魯特等處見其水草甚佳爲
孳生蕃息之地而蒙古等漸至窘迫者由其
牲畜被盜不敢夜牧故耳朕察知其情曾著
原任郎中李學聖往翁牛特員外郎喇都渾
往策妄扎卜主事奢冷往敦多布多爾濟等
處以教育之此三處盜賊屏息漸得生理以
此觀之其他處蒙古亦應照此例著才能之
人教養一二年則蒙古得遂其生矣如其不
然雖賞賜頻仍而蒙古不善營生有何裨益

況蒙古王等各私其所屬諸凡問罪盡不得
其當必遣內地官員教導一切事務始得就
理爾等將朕此諭曉示八旗宗室覺羅滿洲
蒙古漢軍內或見任官或革職之人或平人
有願往教養蒙古者著伊等往彼教育消弭
盜賊若遇彼處盜案卽與該旗王等會同審
理使伊等住一二年卽便撤回誠能副朕諭
旨効力勤謹朕當加不次之恩爾等卽遵諭
行

十二月甲辰雲貴總督王繼文來京陛
見
上諭大學士等曰督撫乃封疆大臣陛見之時
應將有司賢否小民疾苦詳明陳奏以裨治
理夫民之苦樂皆係於官之賢否官賢則民
安否則民之困苦無所底止矣是以考察官
吏以獎勵廉潔爲要今雲南貴州總督王繼
文入覲竝不陳奏及此如廣西提督李林盛
居官甚優前者陛見所奏絕無隱諱問及廣

西武弁賢否皆從公敷陳其言朕皆書而誌之矣

丁巳

上命原任內閣學士黃茂等教養蒙古

諭之曰蒙古之性懶惰田土播種後即各處遊牧穀雖熟不事刈穫時至霜隕穗落亦不收斂反謂歲歉又因盜賊衆多將馬畜皆置之近側夜則圈之宿處以致馬畜瘦斃生計窘乏且蒙古王貝勒貝子公等俱各承襲父爵

年在童穉率皆不能教育所屬安輯民人兼
之族類性貪見所屬有馬牛刀帶諸物亦必
索取遂至困苦難存四散餬口不能禁止亦
不能收集是以人皆窮乏爾等至彼查明實
無生計者賑給之至於勸善懲惡尤爲要務
應會同蒙古王扎薩克等嚴禁盜賊如拏獲
係該旗下者爾等卽同取供情實立刻正法
示懲又必加意鞫訊勿得枉殺無辜蒙古地
方多旱宜教之引河水灌田朕巡幸所至見

張家口保安古北口及寧夏等地方皆鑿溝洫引水入田水旱無慮朕於寧夏等地方取能引水者數人遣至爾所朕適北巡見敖漢柰曼等處田地甚佳百穀可種如種穀多穫則興安等處不能耕之人就近貿易販糴均有裨益不須入邊買內地糧米而米價不致騰貴也且蒙古地方既已耕種不可牧馬非數十年草不復茂爾等酌量耕種其草佳者應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賴牧地而已且敖漢

柰曼等處地方多魚伊等捕魚爲食兼以貨
賣儘足度日此故宜知之凡有利益朕不時
指示爾等當盡心勉勵以副朕意其王貝勒
等爾等宜與和好凡事相商相敬有訓誨之
處須服其心馴致協睦蒙古性情怠玩愚蠢
者固多然亦樸直但董理教導得宜此輩亦
易從也

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興起教化鼓舞品行必以孝

道爲先節婦應加旌表孝子尤宜褒獎八旗
豈無孝子其居官殷實者行孝乃分內事耳
貧人克盡孝道誠爲非易如有身處貧寒能
盡孝於父母者察明奏聞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月甲午朔

上命通政使司左通政張格等教養蒙古
諭之曰蒙古性情怠惰愚蠢貪得無厭不可以
內地之法治之順其性以漸導方能有益初
到時亦不可即行給助始若過優後恐不繼

宜視其困乏漸行補助且蒙古惟信喇嘛一切不顧此風亟宜變易倘喇嘛有犯法者爾等卽按律治罪令知懲戒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丙午理藩院題青海貝勒納木渣爾厄爾德尼請於大草灘等處遊牧議不准行

上曰貝勒所請亦是彼處誠難居住該衙門應議賀蘭山等處水草茂盛准其遊牧竟不准行亦屬不合但其疏請大草灘地方遊牧此

係內地人民雜處豈可令伊等居住雖四十
九旗蒙古從未有令內地遊牧者該衙門若
如此議伊等亦難於再請矣

五月丙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御史劉子章條奏二事一
言各省應設恤刑官夫地方督撫皆朕簡任
之臣倘不堪任用則諸事無一可委者況督
撫倘不可委用豈恤刑小吏反能雪其寃抑
乎若置恤刑是徒增地方供應以累小民矣

添設官吏全無裨益著還其奏一言莅外任
者毋令多帶家口所奏艮是漢人所帶有限
漢軍有多至數百人者亦有令旗下閒散人
隨去者允宜禁飭其令九卿確議以聞

閏六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人謹愼循分猶恐人伺其
隙而攻之若多事妄行豈能守其成業至於
彼此挾讐陰行誣陷尤屬可畏急躁之徒不
過陷人於一時能陷則陷之不能則已陰險

之人一時不能陷後必曲爲設計害之其行事尤爲狠毒若此等人不特不能榮其身且殃及其後朕聽政四十餘年凡若此者斷不能欺朕也

辛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人有言部中定例不一不知應遵何例此皆不諳事者國家諸務恃有成例苟無成例何所遵行曩者部中常有欲爲人寬免而故從重論者朕以所議太過駁回

彼卽從中寬釋朕灼知其弊槩不允行此風
今已息矣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八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廣西道御史呂履恒參直隸
巡撫李光地於秋審之事任意決斷夫直隸
各省秋審事件督撫按律定罪具奏之後九
卿議覆或奉旨改緩決次年督撫按律仍以
情實具奏而完結者有之或九卿督撫以緩
決可矜具奏而情罪可惡奉旨改爲情實者

亦有之秋審人犯皆應正法之重囚督撫依
律具奏乃其分也若核其情由酌量處置皆
出自上裁凡人命案件部院大臣以及督撫
豈有不查律例任意決斷者此等情由呂履
恒未必盡知此本著發還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三月丁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覽科臣鄭際泰條奏不諳
事務其言八旗兵丁盼望賞賚宜加恩賜前
朕大賚兵丁乃赦詔覃恩也今無故而屢加

賞賚則兵丁必驕矣因兵丁冀望而即行賞
賚若屢有冀望即屢加賞賚乎鄭際泰又言
當設飯廠賑貧民夫設立飯廠賑濟在冬月
則可若春間農務方興貧民俱至飯廠就食
則無租田耕種之人矣豈不悞農事乎况聚
集數千貧民在一處賑濟萬一劫奪驟起何
以止之朕是以前遣官數百員往山東分行
賑濟方能有裨賑濟之事可輕言乎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九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事務已完未完科道官員每月竝不察奏是以錢糧命盜等案動即經年累月直至事完題奏時始稱逾限一并題參嗣後一應欽件交與某官審理及已完未完該督撫等四季奏聞如部發案件其已完未完亦著本部查明四季奏聞如此則事務不至遲延矣

十二月戊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頃因刑部彙題事內有一字

錯悞朕以硃筆更改發出內外各衙門奏章
朕皆詳覽外人不知或謂本章甚繁豈能徧
閱朕當用兵之時一日有三四百本章尚皆
詳覽今一日之中僅四五十本章而已覽之
何難故凡奏章內見有錯字必行更改其翻
譯有不合者亦必行更改發出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七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八

聖治三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閏三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命直隸各省督撫將欽件部案限內完結及未完結之處逐季奏報是以邇來盜案按限具題者甚多可傳諭吏部將逐季奏報之事見在某省已奏某省未奏著即查明具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趙申喬爲人苛刻參劾武官甚多武官與文官不同即爾等文官能一無所取乎己即不取能禁家人一無所取乎爾等自思之當各自知之也且武官窮苦若至一無所有一旦有事則弓刀馬匹人人向巡撫求助彼豈能盡給乎故抑武人是明代陋習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凡治天下之道當以和平爲貴也

康熙五十年辛卯五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理幾務年久閱本甚速凡一應奏摺及綠頭牌頃刻卽能徧閱前尚書穆和倫數次奏事意朕未加詳閱復行奏請朕將事內緣由指明穆和倫乃默然無言而退且朕閱事不止於速凡一經目斷不遺忘一應奏章及彙題案件無不詳閱有差悞字句朕必以硃筆更改發出

六月乙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先曾令各部院彙題案件每十日十五日內務須彙題一次諭旨甚明從前彙題案件殊多壅積朕催促具奏俱已完結今看彙題之事又多有逾限具奏者著再行嚴飭

十二月丁卯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請禁止創建寺廟

上曰近見直隸各省創建寺廟者甚多建造寺廟則占踞百姓田廬既成之後愚民又為僧

道日用湊集銀錢購買貧人田地給與以致民田漸少且游民充爲僧道窩藏逃人罪犯行事不法者甚多實擾亂地方大無益於民生者也著各省督撫及地方官除原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二月壬午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覽各省督撫奏編審人丁數目竝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今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見在人丁加徵

錢糧實有不可入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朕
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
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
交納錢糧詰以餘丁何事咸云蒙皇上洪恩
並無差徭共享安樂優游閒居而已此朕之
訪聞甚晰者前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遭
叛逆之變地方殘壞田畝拋荒自平定以來
人民日增漸次開墾或沙石堆積難於耕種
者亦間有之而山谷崎嶇之地已無棄土盡

皆耕種矣由此觀之民之生齒實繁朕欲知
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徵錢糧也今國帑充裕
屢歲蠲免輒至千萬而國用所需並無遺悞
不足之虞故將直隸各省見今徵收錢糧冊
內有名人丁永為定數嗣後所生人丁免其
加增錢糧但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豈特有
益於民亦一盛事也直隸各省督撫及有司
官編審人丁時不將所生實數開報者特恐
加徵錢糧是以隱匿不據實奏聞豈知朕並

不爲加賦止欲知其實數耳嗣後督撫等倘不奏明實數朕於就近直隸地方遣人逐戸挨查卽可得實此時伊等亦復何詞耶

五月壬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百姓往四川墾地者甚多伊去時將原籍房產地畝悉行變賣至滿五年起徵之時復回湖廣將原賣房產地畝爭告者甚多巡撫潘宗洛以此情由會繕摺啓奏嗣後湖廣民人有往四川種地者該撫

將往種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貫造冊移送四
川巡撫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復回湖廣者四
川巡撫亦照此造冊移送湖廣巡撫兩相照
應查驗則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爭訟可以
止息矣又

諭曰山東民人往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萬餘
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種田生理若不容
留令伊等何往但不互相對閱查明將來俱
爲蒙古矣嗣後山東民人有到口外種田者

該撫查明年貌姓名籍貫造冊移送稽察由
口外回山東去者亦查明造冊移送該撫對
閱稽查則百姓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
釐矣

九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紅苗等居深山之中自古以
來竝未向化鄂海等宣示德澤盡行招撫殊
屬可嘉今紅苗等輸誠削髮投順地方文武
官員務仰體朕無分內外咸俾盡享昇平無

不樂業至意將紅苗等安插得所從容化導
倘有不肖官員將紅苗侵蝕擾害者該督撫
即行指名題叅從重治罪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壬寅
上命大學士等傳諭直隸各省慶賀萬壽節衆
老人曰書稱文王善養老孟子云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帝王之治天下發政施
仁未嘗不以養老尊賢爲首務近來士大夫
只論居官之能否而移風易俗之實政入孝

出弟之本心未暇講究朕因今日之盛典特
宣此意若孝弟之念稍輕而求移風易俗其
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矣爾等老人比回
鄉井之間各曉諭鄰里務先孝弟倘天下皆
知孝弟爲重此誠移風易俗之本禮樂辭讓
之根非淺鮮也昨日甘霖大沛田野霑足朕
心大悅爾等無悞農時速回原籍特諭

四月甲寅左都御史趙申喬奏請農忙
之時京城地方亦應遵例停訟

上諭大學士等曰農忙停訟之言聽之似乎有理而細究之實無裨益趙申喬總未知事之本源耳天下之民非獨農人商賈涉訟卽廢生理百工涉訟卽廢手藝地方官不濫准詞狀於應准者准之卽行結案則不失農時訟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訟而平日濫收民詞案牘堆積冬季詞訟遲至次年五六月而後審理雖停訟何益康熙元年閒去明代不遠明之官員太監尚有存者朕聞其君常

處深宮不與臣下相見而惟與宦豎相處旣不讀書亦不勤政所以上下之情壅蔽不通民閒疾苦竟罔聞知朕理天下五十餘年周知民隱一切訟事皆有代告說合之人暗司其事地方官於此等人應嚴加懲治孔子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之本竝不在停訟爲大臣者當先憂後樂凡事周詳籌畫實心辦理乃能利益民生趙申喬謂農忙之時應行停訟倘四月至七月數月之閒

或有光棍詐害良善則冤向誰訴耶且自八月以後正當收穫並非閒時果如伊言亦不應准詞狀至如南方四月收麥北方五月收麥福建廣東十一月布種二月收穫五月布種十月收穫四季皆農時也如此等處豈終歲停訟乎趙申喬居官固清但性多疑所屬州縣每疑其貪詐書云用人勿疑朱子曰疑人卽自疑今朕所用大臣朕曷嘗疑之凡督撫有才者未必有守有守者未必有才然自

恃清廉妄事紛更則民卽受其害矣讀書之人務先明理當以克己爲要有過則改無容掩飾惟有益於民之事朕卽允行否則斷乎不行也

六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督撫俱報地方之事甚善觀前史壞事皆生於隱匿明時賊情俱隱匿不聞以致四方情形全然不知朕臨御年久凡事莫不豫爲籌畫旱澇之災民之疾苦自

古所有之事若果督撫凡事奏聞不爲隱匿
豫爲防備雖有事亦復何慮又
諭曰岳拜自陝西來奏云陝西省免五十一年
錢糧甘肅衛所應徵之米未免請將此米免
徵朕言汝度兵餉之米足與不足再奏彼回
算果不足一如朕言彼今無法繕摺具奏請
酌分數量減因昔趙申喬有奏請免右衛錢
糧之事故彼援此具奏但爲彼之聲名耳兵
餉關係緊要朕不斟酌卽據奏寬免可乎

七月乙卯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院官員內還有辦事好者但於事不甚留心未免疎畧朕總理萬幾經歷勞苦當煩劇時日閱二三百件事今只二三十件事閱之何難昔年少時能步行四五十里今雖有年尚可步行十數里凡事皆在歷練耳

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幼與舊時大臣同理國

事至十三歲親政頒恩詔時有奏悞赦一人者大學士李霨奏云業已悞矣聽之便朕曰宥人聽其悞猶可也若殺人聽其悞可乎李霨喜極涕零奏云聖諭誠可昭垂萬世臣甘待罪曩朕與輔政大臣等共理政時紅批已發科抄之事常有取回換本改批發出者馮溥為給事中奏云凡事在內當卽詳定已批出者不可反汗過必隆鼇拜皆粗鹵卽欲罪馮溥朕以紅批奏章所關甚要馮溥言是因

於本上批獎之自此遂無取回之事
十月丙子戸部議原任偏沅巡撫潘宗
洛題請墾荒展限應行文接任巡撫查
明詳議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督撫條陳地方事務應以
實奏潘宗洛奏湖南荒田五百餘頃今天下
戸口甚繁地無棄土湖南安得有如許未墾
之田著差戸部司官一員會同湖廣總督額
倫特就潘宗洛奏疏內所有州縣親身查勘

詳明具奏如此則伊所奏虛實即可知矣又
諭曰湖廣陝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開
墾聞陝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種安分營生湖
廣入川之人每每與四川人爭訟所以四川
人深怨湖廣人或有將田開墾至三年後躲
避納糧而又他往者今四川之荒田已盡開
墾果按田起稅則四川省一年內可增錢糧
朕意國用已足何必苛求且先年人少田多
一畝之田其值銀不過數錢今因人多價貴

一畝之値竟至十數兩不等即如京師近地民舍市廛日增居址連亘毫無空隙此皆朕與爾等所親見者也今歲不特田禾大收即芝蔴木棉皆得收穫如此豐年而米粟尙貴皆由人多地少故耳又

諭曰朕巡幸時見直隸自苑家口以下向年永定河衝決之處今百姓皆築舍居住斥鹵悉變膏腴不下數百頃皆未嘗令起科也今江南一帶河隄至遙隄間有二三里者亦有六

七十丈者其空地先皆植柳以備河工取用今彼處百姓盡行耕種亦竝未令起科昔黃河泛漲時遙隄之內水常灌入不得耕種自清水暢流以來河底刷深水必長至二丈纔能及岸今皆成沃壤矣大凡濁水與清水合流方可無壅決之患如直隸永定河一交冬令水即漸涸或有壅沙高出河身及夏秋水發不由故道而行遂至橫散四潰湮沒民間田廬朕計度河工情形自引芒牛河之水入

於永定河冬春雖水小不能行舟而仗此引流故道不至淤壅至水發時淸水合流水力大故河底刷深無衝決之患矣大學士李光地奏曰永定河爲害明時糜費金錢二三百萬卒無成效

皇上開引芒牛河之水所費不過千金遂成萬載奠安之利

上曰凡人力能爲者朕猶能慮及之去年趙申喬條奏河南黃河近岸被衝田畝請查明數

目蠲免錢糧黃河東岸刷則西岸之田出西
岸刷則東岸之田出被衝之田應免錢糧則
新出之田不應取錢糧乎今年浙江提督吳
郡陛見時朕謂吳郡云聞浙江海中漁船甚
多凡此等船進海口時防汛官兵索錢方令
入口其中有不聊生之窮人不得入海口從
此遂爲海賊觀此則海賊卽內地漁人是官
兵迫而驅之海中爲賊者也吳郡乃驚異奏
云皇上聖明洞鑒萬里臣當竭力禁約近聞

此弊未絶朕於吳郡下此諭旨特欲使提鎮等咸知之今遣官勘驗湖南荒田亦此意爾總之督撫不可侵部院之權部院亦不宜刻求督撫之非凡事宜用中不可一偏也又

諭曰各方水土不同種桑止宜江浙北方氣寒不能養蠶人之不習水土亦然南方人不能居戸外猶戸外人不能居南方然以理論則皆同此所謂性相近也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四月乙亥

上諭禮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爲本欲正
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絶非聖之書
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間多賣小說淫詞荒
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卽縉紳士
子未免遊目而蠱心焉所關於風俗者非細
應卽通行嚴禁其書作何銷毁市賣者作何
問罪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六月丙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太監等不可假以威權事發

即殺之朕御極之年去明代不過二十年萬曆時太監以及官員朕俱曾任使伊等向朕奏明末時事謂流賊自南而來將兵盡發往保定後流賊從居庸關入跳越京師南關攻城城內無兵祇太監百姓官員家人防守七日城即陷平日太監等專權人主不出聽政大臣官員俱畏懼太監以致悞事此輩性情與常人異祇足備宮中使令耳天下大權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豈容假之此輩乎又萬

曆年間太監奏庫內積銀二百萬兩有餘應入大內遂盡收養心殿後掘窖埋藏後欲取用已無有矣所以我朝耆舊常言明代蓄積徒資太監侵盜耳今我朝庫銀有數千萬兩若掘窖埋藏亦安所用朕嘗謂漢大臣云明代以爭議河套事曾殺大臣此一小事何致殺戮大臣若當此時朕只須遣一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即定矣漢大臣皆相顧驚愕朕幸寧夏過鄂爾多斯地方謂松阿喇布王云爾

等祖宗不過欺侮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等將若之何松阿喇布王瞿然奏云今內外一家皇上奈何出此可畏之言回鑾時朕由橫城坐船計二十一日至湖灘河朔已將馬匹發往陸路此二十一日率步行圍獵打魚而回又

諭曰朕自幼讀書聽政已久治國之道莫要於寬舒今天下承平無事凡屬老幼無不歡欣

鼓舞以爲得生斯世皆有福之人也

七月巳未

上問學士關葆曰爾曾居蒙古一年用漢人之道可治蒙古否關葆奏曰不可

上曰拂人之性使之更改斷乎不可譬如陝西江南百姓令其易地而居則不但彼處田土此不能耕此處器械彼不能用卽水土亦多不服惟天賦忠孝之性無有異同雖窮荒僻壤亦有至忠至孝之人不可以地論也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四月乙巳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聞熱河米價甚貴每石至一兩七錢扈從人等復行齊集採買則米價愈加騰貴官兵每月既得錢糧若復給戶糧未免重複但以所給錢糧買米又恐不敷著將熱河之倉及唐三營倉所貯之米發出設立一廠每石定價銀一兩賣與隨駕官兵令各該管之人查視不許多買自無轉賣之弊而於官兵亦大有裨益矣

五月乙丑

上駐蹕熱河

諭扈從諸臣曰今歲米價甚昂頃曾降旨將八月所放之米令即支給目前雨水之時應於未雨之先即將此米給與衆人始爲有益今年四月前甚旱既雨之後又恐多雨都統副都統參領等於此等處未必能實心籌畫倘雨過多道路泥濘車輛難行勢必至米糧潮濕拋棄於軍民全無實惠著將此旨傳示八

旗都統等

九月甲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山西陝西今歲收穫較往年甚豐但西邊見有軍務沿邊一帶地方錢糧及舊欠錢糧應予蠲免其在軍前綠旗兵丁所借錢糧免其坐扣今歲湖廣收成亦好湖南大熟湖北微不及江西雖覺稍旱究亦無妨江浙素稱豐富朕前巡幸南方時米價每石不過六七錢近聞竟賣至一兩二三錢

如此民何以堪今江浙兩省被災地方錢糧作何蠲免之處爾等詳議具奏前張伯行曾奏江南之米出海船隻帶去者甚多若果如此亦有關係洋船必由乍浦松江等口出海稽查亦易聞臺灣之米尚運至福建糶賣由此觀之海上無甚用米之處朕理事五十餘年無日不以民生爲念直隸今歲米價稍昂朕發倉糧二十萬石分遣大臣巡視散賑米價卽平小民均沾實惠若內而九卿科道外

而督撫提鎮悉體朕軫念蒼生至意則天下無不理之事矣

十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訪問海外有呂宋噶囉吧兩處地方噶囉吧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於船上載米帶去并賣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豫爲措置也

壬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而至大小者猶不可忽大者益宜留心爾等在衙門或能辦理事務或以清白自持亦止爲身計耳其關係封疆大事未必深思遠慮也即如海防乃今日之要務朕時加訪問故具知原委地方督撫提鎭亦未能盡悉也朕南巡過蘇州時見船廠問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

其餘悉責在海外齎銀而歸官造海船數十隻尚需數萬金民間造船何如許之多且有人條奏海船龍骨必用鐵梨竻木此種不產於外國惟廣東有之故商人射利偷賣卽加查訊俱揑稱遭風打壞此中情弊速宜禁絕海外有呂宋噶囉吧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以來有之此卽海賊之藪也官兵出哨或遇賊船四五隻官兵船止一二隻勢不能敵舵工又不奮力向前將領亦無可如何不過尾追

而已何能剿滅耶張伯行曾奏江浙之米多
出海販賣斯言未可盡信然亦不可不爲豫
防出海貿易海路或七八更遠亦不過二十
更所帶之米適用而止不應令其多帶在東
洋可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
紅毛等船聽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
經過此處截留不放豈能飛渡乎又沿海礮
臺足資防守明代卽有之應令各地方設立
往年由福建運米廣東所僱民船三四百隻

每隻約用三四十人通計卽數千人聚集海
上不可不加意防範臺灣之人時與呂宋地
方人互相往來亦須豫爲措置凡福建廣東
及江南浙江等沿海地方之人在京師者爾
等可加細詢朕令廣州將軍管源忠浙閩總
督滿保兩廣總督楊琳來京陛見亦欲以此
面諭之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
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又漢人心不齊如滿
洲蒙古數十萬人皆一心朕臨御多年每以

漢人爲難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爾等俟管源忠等到京後會同詳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之八